

Past and Present

文明的忧思

星辰在我们头顶沉默，坟墓在我们脚下无声。

[英] 卡莱尔/著 郭凤彩/译 金紫/校订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Past and Present

文明的忧思

星辰在我们头顶沉默，坟墓在我们脚下无声。

[英] 卡莱尔/著 郭凤彩/译 金紫/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忧思/(英)卡莱尔著;郭凤彩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

书名原文:Past and Present

ISBN 978-7-80251-788-2

I. ①文… II. ①卡…②郭…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英国—19世纪

IV. ①D75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465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文明的忧思

作 者	[英]卡莱尔
译 者	郭凤彩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788-2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译者序

托马斯·卡莱尔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巨擘。对于其身份的界定，学界历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创作领域的广泛以及他众多的身份标签——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散文家、社会理论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卡莱尔学识的广博，说他是文坛巨擘，应是名副其实的。

卡莱尔于1795年12月4日出生于苏格兰南部乡村——伊克利斐珊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信奉加尔文教义的基督教徒，家中充满虔诚的宗教气氛。勤俭淳朴的父母对作为长子的卡莱尔寄予厚望，尽力供他读书，希望他以后能够担任神职。卡莱尔14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爱丁堡大学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他逐渐动摇了基督教的信仰。他广泛阅读数学、文学和怀疑论哲学方面的书，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毅然放弃了做教士的打算。

1814年，卡莱尔于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他教过书，学过法律，最终选择了写作为终生职业。卡莱尔早年醉心于德国文学和哲学，翻译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824），写过《席勒传》（1825），还潜心研读过康德的著作；对德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使他小有名气。卡莱尔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重新找到了信仰的种子，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理论架构。

1821年，26岁的卡莱尔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家境殷实、美丽聪颖的简·贝丽·威尔斯小姐；1826年，二人结成伉俪。婚后，由于经济拮据，二人隐居于一处荒凉山庄——克雷根普托克，一住就是六年。在此期间，卡莱尔笔耕不辍，以文会友，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斯图亚特·穆勒等

人过从甚密。1833年至1834年，卡莱尔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6年，在爱默生的帮助下，这部作品的单行本首发于美国，1938年，该书首次在英国出版。此后，卡莱尔的名气越来越大。

1834年，卡莱尔携夫人来到伦敦，在当时文人聚居的切尔西定居。从这个时候开始，卡莱尔的思想和创作逐步转向英雄史观。

《法国大革命》(1937, *The French Revolution*)、《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文明的忧思》(1843, *Past and Present*)的陆续出版让卡莱尔声名大振，其文风被称为“卡莱尔式文风”(Carlylese)。卡莱尔式文风，一般指气势磅礴，喜用不规则长句，大胆引入新词和德语词，说理、论证环环相扣并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的写作手法。马克思称这种文风“夸张而乏味，但却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

对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学界历来争议颇多。卡莱尔在演讲集《英雄与英雄崇拜》中直接指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他说：“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在这本书中，卡莱尔提出并赞美了六类英雄：以奥丁为代表的神灵英雄；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英雄；以但丁、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诗人英雄；以路德、诺克斯为代表的教士英雄；以约翰逊、卢梭、彭斯为代表的文人英雄；以克伦威尔、拿破仑为代表的君王英雄。在卡莱尔看来，这六类英雄都有着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行——真诚，换句话说，“真诚”是英雄之为英雄的首要条件；其次，英雄还应该学会沉默。卡莱尔不止一次地强调，“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最伟大的人是沉默的”，他认为，“只有那种身负千钧重担却胜似闲庭信步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强者，一个在说话和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时不能沉得住气的人，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真诚与沉默，无论是过去与现在，还是在遥不可知的未来，都应该是最高贵的品质。而从奥丁到拿破仑一路崇拜过来，卡莱尔对英雄的崇拜给人留下了最终转向对独裁统治的崇拜的印象。

从1843年的《文明的忧思》，到1845年的《克伦威尔书信与演讲释义》，

再到1865年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大帝传》，卡莱尔的英雄史观逐步推向了极致。他极力为腓特烈二世的残暴开脱，甚至认为独裁是唯一可行的兴国之道。这种被视为对军事独裁者的推崇的英雄史观，给卡莱尔贴上了诸如“希特勒的精神导师”、“法西斯主义的先知”的标签，卡莱尔也因此受到了诸多冷落。他对议会制的嘲讽，对现代民主的反对，使他受到的冷落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连他的老朋友穆勒也慢慢地与他疏远了。

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冷静、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卡莱尔的思想，我们应当看到，卡莱尔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使命是要拯救世界的——当这个世界出现某种危机之时，英雄人物应当站出来，诚恳地接受上帝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向光明。

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他对上述六类英雄的崇拜，是时代的特殊性造就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义的作家，卡莱尔极为关注社会现实，他深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状况危机四伏，急需英雄人物出来力挽狂澜。

《文明的忧思》于1943年出版，据说作者写作这本书只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此书英文名*Past and Present*，直译为“过去与现在”。卡莱尔在这本书中全力剖析英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对社会上诸如行骗、贿赂、腐败、阴谋等毒瘤给以辛辣嘲讽，极力抨击诸如物欲横流、欺世盗名、滥竽充数、拜金主义等社会弊端，揭示了19世纪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所面临的重重危机。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面对整个社会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作风浅薄、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的局面，以及金钱支配一切，人们日益懒散、愚昧、伪善、荒唐，世风日下的现实，卡莱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当整个国家‘将上帝遗忘’的时候，当整个国家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世间再没有比人们之间的互相仇视，相互伤害对方的肉体与心灵，直至丧失生命更鄙陋的事情了。可是它仍被誉为‘骑士精神’，这的确值得深思。”

卡莱尔的正义之声是为英国民族的振兴而发，更是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他呼唤良知与爱心，呼唤正在被人们忽略和遗失的诚实、正直、谦恭、宽容、责任心与道德感，他赞美劳动，崇尚创造，呼吁人们通过工作、劳动

和创造来获取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劳动是崇高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卡莱尔谆谆告诫我们，“一个愚昧至极的人，哪怕他忘记了自己崇高的职责，只要他踏实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就是有希望的。相反，懒惰散漫的人，属于他的永远都是绝望。……真正想出色地完成一件工作，这品质本身就会将人引向自然界的规则，使人愈来愈趋向真理的本真。”即便抛开书中所涉及的英雄史观不谈，单是这种对人类文明的忧思、对人类终极幸福的预示，就足以显示卡莱尔作为“先知”的使命，以及他与“先知”这个称谓相匹配的智慧和素养了。

真正的先知，不仅应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智者，站在未来之世界看，他更应是一位跨时代的思想启迪者。而卡莱尔——这位“切尔西的贤哲”，在《文明的忧思》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这两种能力，无愧于他“为后代而活着”的先知的称号。

在卡莱尔的所有作品当中，后人给予《文明的忧思》一书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它是英国当年出版的书中“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乔治·艾略特在1855年说：“这一代几乎没有一颗高贵而活跃的心灵不曾受过卡莱尔的陶冶，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卡莱尔，在最近的十到十二年里，英国所有的作品都只能是大同小异。”

名声大振的卡莱尔并不骄躁，而是一心忙于著书。正如他在《文明的忧思》中所宣扬的那样，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而对一直协助他写作并给他以细微照顾与灵魂关怀的爱妻，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忽视了妻子的身体和心灵，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866年，卡莱尔前往爱丁堡大学接受校长一职，并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而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爱妻在伦敦溘然病逝。这个打击对卡莱尔来说不止是晴天霹雳，他在妻子生前对她的忽视更让他追悔莫及、痛不欲生，从此以后，卡莱尔几乎再没有什么佳作问世。

为了缓解丧妻之痛，他又开始续写自1832年就已动笔的《回忆录》，并着手整理亡妻的信笺。1874年，卡莱尔接受了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发的普鲁士荣誉勋章，却婉拒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准备授予的男爵称号。

1881年，卡莱尔在伦敦切尔西区切恩街的寓所中与世长辞。他临终留下

遗言，不葬西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是尸骨还乡，长眠于伊克利斐珊的家族墓地之中。

逝者已逝，智者之智百年流芳。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在时隔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重洋远隔的中国大地，在崭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当年卡莱尔——这位“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梅光迪语）——在19世纪的大英帝国所看到并让他不断忧思的社会现象，在当今中国也普遍存在着。因而，翻译《文明的忧思》这本书，也应该算是对卡莱尔这位文明的忧思者的一丝告慰吧；读者若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一读此书，亦不负他先知的使命，作为对当下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对中华文明的现状和未来的一次历史性反思，对中国真正和谐之建构，应是十分有益的。

郭凤彩

2010年11月

目 录

.....

001 第一篇 文明人的素养

第一章	被遗忘的上帝	002
第二章	拯救拜金主义者的灵魂	009
第三章	滥竽充数者	012
第四章	幸福的实质在于完成工作	014
第五章	狗的狂吠与战马的沉默	017
第六章	不知挣钱的地狱	023
第七章	荒谬的控诉	026
第八章	土地应属于辛勤劳作之人	027
第九章	时代的悲剧	032
第十章	真正的骑士精神	035
第十一章	崇高而神圣的劳动	040
第十二章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044
第十三章	自由与民主的土壤	051
第十四章	欺世盗名者	059
第十五章	伟大的静谧	061

073 第二篇 大英帝国的衰落

第一章	不祥的预兆	074
第二章	大自然之永恒真理	079

第三章	无能的革命	085
第四章	伪英雄的骗子魔术	092
第五章	更为明智者	096
第六章	对英雄的崇拜	101

107 第三篇 英雄之歌

第一章	乔斯琳的《编年史》	108
第二章	圣埃德蒙镇	114
第三章	地主埃德蒙之死	117
第四章	昏庸的修道院老院长	122
第五章	没有院长的日子	126
第六章	贫穷人家的孩子	130
第七章	喋喋不休的修道士	134
第八章	所谓“自由”之选举	136
第九章	啤酒桶里的诗人	142
第十章	领头羊愤怒了	147
第十一章	朋友与敌人	150
第十二章	隐忍的愤怒	155
第十三章	议会内部的阴谋	159
第十四章	可怕的报复	160
第十五章	展现真我风采	163

第十六章 不求甚解的英雄崇拜	169
第十七章 创新——历史发展之动力	173

183 第四篇 开创未来

第一章 精英统治	184
第二章 对选举中贿赂行为的监察	194
第三章 提高社会机构的工作效率	198
第四章 人头皮与金钱袋	208
第五章 专制下的自由	214
第六章 闲散人生	218
第七章 天赋被误导	224
第八章 伪善的说教	229

第一章 被遗忘的上帝

据说，我们的宗教信仰彻底崩溃了：我们不再相信圣埃德蒙——他那“在天堂边缘”的吓人的抑或确凿无疑的形象再也不被我们所见！适用于永恒的天堂及地狱的上帝的绝对律法，变成了道德哲学——那专门计较利害得失而极少考虑他人快乐的美德和崇高道德的哲学。

事情严重到了如此地步，古老的“我们忘记了上帝”的话，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用语，并且成为确凿的事实：认定上帝是不存在的，反而对各种假象和虚伪的东西推崇备至。人们一直认为一种很难懂的“可能性”就是“上帝”的本质；但是，很明显，整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广袤的“养牛场”，抑或一家拥有极为宽敞的餐厅的“救贫院”——谁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谁就是聪明人！上帝的任何真实性都是不确定的，讲求实际的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利害得失。

我们不再相信有上帝！一条追求“最大快乐的原则”替代了上帝的律法，天堂仅仅是作为“天文学上的计时员”，才成为我们的中心；苍天只不过是科学家们借助赫歇尔¹射电天文望远镜进行科研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文人墨客们寄托情思哀愁的地方。——如今，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人类发现了这种缺失。发现这缺失是罪恶的真正渊藪，是整个社会坏疽的根本，它正用可怕的死亡来威胁着现代一切事物。它和它的根须、根系、遍及全球的见血封喉的树枝以及可恶的有毒分泌物一道，使整个世界在痛苦至极、迅速衰退之中无力地挣扎。只要把手放在这上面，一切灾难的症结之所在

1. 威廉·赫歇尔（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第一任会长。他用自己设计的大型反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其两颗卫星，他也是第一个确定银河系形状、大小和星数的人。

便能被感知，一切可怖的疾病之中心就会被触及。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神灵；自己的灵魂丢失，人们只得劳而无功地寻找“防腐之盐”。无论诛杀暴君，抑或改革方案，无论法国革命，还是曼彻斯特起义，都不是救治的良方，都是徒劳。暂被抑制的道德沦丧和社会风气败坏在不久之后又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这并非世界本真，创世之初并非如此，而是另外一番情形。无可置疑，任何以无神论为出发点的社会都必定会经受与之相对应的痛苦和惩罚。虚幻、愚昧必定会泛滥成灾。“上帝”的实质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或许这只是一个“极小的欺骗”，可这小小的谎言究竟为何令我们惊诧不已呢？按自然的次序来说，一切皆为欺骗。马背上载着虚伪的幽灵，随着嚼嚼儿的马蹄声在街间徘徊、荡漾，引不起街头巷尾任何人的惊诧。懒惰与浅薄几乎扼杀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圣伊维斯感化院、贪图安逸的曼顿贵族¹和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景象以各种形式出现，对此，我们却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罗马天主教极其兴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为有活力的宗教流派。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人们用车推着M. 乔费洛依这位上了年纪的罗马教皇穿过大街小巷，他得长时间跪着为人类祈福。于是，他谎称自己患了风湿病，以此为借口推脱这件苦差事。因此，他的主教们就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为教皇制作一尊填有羊毛或烘干了的毛发、用铁和木质材料制作而成的塑像。他们让这尊塑像保持一种跪着的姿势，这样，教皇便可以舒坦地坐在里面——借助于斗篷的衣饰，他可以将塑像底座与他的头和伸展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伪装的跪姿可使教皇环顾四周并能摊开双手，这两种姿势的配合显得相得益彰，尽可能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为罗马人民祝福。

对于这位具有两面性的教皇，我一直在思考，并想象他用羊毛和铁器填充的塑像底部，想象他有血有肉的头部和双手；我也一直在推测他的星占²。我认为，他是这几个世纪以来最了不起的教皇，他使上帝昏暗欲坠。不仅仅

1. 英国一个古老贵族的后裔，这个家族一直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2. 即占星术，根据天象预卜人间事务的一种方式。

是这些，如阿拉伯人的叙述，自混沌在昏暗中首次惊厥，随着第一缕阳光穿越其身軀，一位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教皇就在这自然与艺术的怪异之作中诞生了。然而，在他的意识里，对上帝的膜拜只不过是通過蜡烛、管乐声、格里圣歌、做弥撒时的喧闹、红衣主教、羊毛、铁制底座以及装模作样地摊开双手做出拯救无知者以使其免于陷入更无知境地之类的“舞台背景”而产生的幻觉效应，如此而已。

我并没有说哪个选民曾被魔鬼诱惑。这位贫寒的、双面性的教皇也会拿面包接济贫民；他并不十分了解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潜质，实际上，这潜质比他力所能及了解到的要更好。他贫穷的耶稣会会众与几位德国医生是唯一没有在意大利霍乱流行的后期疯狂和胆怯的人：他们到各个精神病院去救助、劝告、重燃濒临死亡之人的希望之火，在白日的火光逐一熄灭的黑夜里，他们如璀璨的恒星般耀眼：荣誉是他们的！这位贫穷的教皇——有谁会知晓他的善德？在那些容易被忘却的日子里，教皇却挥不去最使他伤怀、恐惧的记忆，他的过去如此，将来恐怕亦会如此。他不就是那幅永恒的画有头骨和交叉的大腿骨骷髅的画像吗？如此的尊荣显贵，这与世界上极致美好的心灵和极度沸腾的热血作交换的尊荣显贵，无论在何种混乱的局面下，我们都决不能失去它。我们将要迎接黎明的来临，并且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迎来了它。没有哪个凡夫俗子不渴望“神圣的谦卑”抑或其他“高级勇猛形式”，但他决不愿在死人的头颅骨上找到它，而是希望从他周围的一颗漂亮的活生生的脑袋中瞥见它。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令我无比仰慕的坦诚，体现在这位教皇身上，以及他将这礼拜仪式完成得如此真切而生动的表演里。他的专心致志贯穿于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礼拜仪式的始末；在当下与未来的每一寸光阴里都不会再出现如此情形。他会问你，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什么可说的吗？那不可测的不信任被深深掩埋在格里圣歌的背后，被隐匿在了温馨的烛光幻觉效应的背后——这里甚至还掩藏了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以及望不穿的“黄泉”。用心思考吧！“格罗比池中满是薄煎饼”——詹妮·迪恩斯旅馆的老板公然蔑视它。看吧，你们的绝望，无垠的怀疑论、无神论、雅各宾主义统统被瑰丽的舞台背景粉饰。我的这个用铁填制而成的底座不仅可以使我免受风湿病之

苦，而且也可使你们免受其他病态之苦！无论你们身在哪一处朝圣地，精致的进行曲与格里圣歌都将伴随你度过一个空虚的夜晚并使这夜晚很好地落下帷幕。

在崇敬卡尔穆克斯的旋转葫芦的人中的确没有几位能以如此伟大、如此坦率抑或如此奏效的方式行事的。朱里·莱恩从卡尔穆克斯那儿学会了如何安排灯光以及如何布置舞台背景这件事已经广为流传了。目前世界上健在的演员中他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我听说那位贫穷的教皇也很快破产了，并且在近几年之内，他的舞台道具也都将因此而永远沉睡在昏天暗地的世界里。

我们为什么非要去罗马寻找那些充斥大街小巷的幽灵呢？在午夜时分，幽灵和魔鬼们时而欢腾叫喊，时而胡乱呻吟。当贵族阶层变为幽灵阶层，再也不能从事任何工作并且他们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效率毫不在乎，他们关心的只是吵闹着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求更高的、明显是一点也不符合逻辑的工资，以及要求通过谷物法¹和增加租金。过去的工资标准远远无法满足他们膨胀的内心世界。所谓的巨人“密罗克拉斯”，在与大灾难的抗争中，尽管双目失明并且处于半梦半醒状态，但他仍在令人窒息的梦魇中英勇搏斗，他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巨人。正如我们所说，他“很可能在幽灵精英们编织的鹁鸪之网中窒息而死”，但他仍然将自己视为无敌英雄。直到清醒那一刻，他才停止了在梦魇中的对抗。也许我们会认为，在这些年月里，在梦魇中搏斗，定会困苦万分，而要顺利通过我们英国人存在的各种组织，必会难上加难。我们可怜的英国人的存在是否完全成为了一个梦魇，一个唯有幽灵存在的梦魇？

英国斗士被戴上镣铐进入威斯敏斯特²会堂之后，他问那里的人们，这穿着天国法衣的集会上，是否有人胆敢怀疑国王的权利？身着法衣的教士们

1. 英国在1672年制定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1815年，又通过新的谷物法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规定国家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该法实施后，谷物价格骤升，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本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法于1846年被废除。

2. 英国伦敦西部的贵族居住区，其内有白金汉宫、议会大厦、首相官邸、政府各部，还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英国人来说，它喻指英国议会或英国政府。

没有谁能做出准确的回答——有几位本应做出回答的教士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难道这位斗士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早被欺骗、极端与无知充满了吗？

我们对其放任自流，可是我们还会发现如他般的谁呢？我们将遇到多少从制高点依次经过各个层面而向下跌落的清晰的真实呢——与此相反，诸多幻象与恶魔般的虚假却跌至最底层。现在，这贯穿于整体的不真实所生的压力，使整个世界都醉心于圣伊维斯感化院，它建设得大而宽广却显得无比孤独。无论你行走在哪条公共大道上，无论你徘徊在哪条小路上，你总会遇到一个势利的，一个排斥永恒与真理而把希望寄托在暂存的真实、半真半假甚或完全的虚假之上的人。崇尚真理之人则不合群地抱怨约克郡的布匹上有“魔鬼的灰尘”——为何我现在用来写字的纸看上去似乎非常平整但它却是由石膏做出来的，若你此时能找到让你在上面畅快地写字的好纸，那么你是幸福的。从你寻到的所有地方，包括从幻象的制高点一直到人们最为感兴趣的最低点，能找到这种可以让你幸福起来的纸吗？

比如，我的朋友萨特格把现在疯狂流行于伦敦大街小巷的七英尺高的大礼帽视作英国人的一种高贵。他说：“到现在为止，业已被发现的英国吹捧广告所达到的制高点便是你们的制高点。”伦敦河边的制帽人在车上用石膏板条制作了一顶七英尺高的巨型礼帽，他派人驾驶这辆车穿行于伦敦的大街小巷。这位具有独创性的制帽人并不想去做更好的帽子，因为全人类要求他这样做，但是他转而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我们允许他做那种帽子。他也知道神灵都会撒谎。请不要嘲讽他，他已不再眉开眼笑。这种所谓的必不可少的虚假的吹捧狂风，这种所谓的迷人的感化院内所拥有的无神论之吹捧狂风，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阵承载着噩耗的狂风。我只能以一句古老格言来自我教化：“神赐之福并非写在狂风里，写在狂风里的乃是神之诅咒！”或许整个人类就是怪异的象征——像早前被毁得支离破碎的时钟，宛如一堆死气沉沉的黄铜。若上帝仅存在于过去，那么，他久已不再撩拨的是哪口时钟？对我的朋友萨特格而言，这位可悲的七英尺高的礼帽制造者，作为英国的吹捧典型，他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唉，我们本地人很少关注他，把他的所作所为视为一件顺乎其然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负担。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但凡有所创造的优秀

者，没有一个不尽可能地宣扬他的创造并呼吁公众褒奖他的创造的。的确，每个人都是自我鼓吹者，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自吹自擂，这是一条可以接受的规则。尽可能地将你的礼帽大肆宣扬；若反响甚佳，便继续脚踏实地地宣传，若否，那就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欺骗来得更猛烈些了——欺骗的程度视你的目标而定，因为似乎人没有虚假到不可以信任的程度！——我却要说，事实并非如此。自然并不允许人们对他自己所做的事以及对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自我鼓吹，自然是禁止人类自吹自擂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吹嘘自己的优秀、自己的英名、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技术时感受不到自我内在精神的堕落或说毫无堕落之感。他会告诉自己：“让朋友去说这些吧；如果可能，让敌人去说这些吧！但是，让朋友说是最好的。”他感到他已是一个蹩脚的吹牛者；他感到他即将成为一个谎话连篇的说谎者。

我想我有必要再次说明，自然法是永恒之法：人们决不敢不予理睬这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自然法的和平之声，否则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整个世界都没有一个违背了真理而不遭到损害的人，更别说是100万人、2700万人了。请带我到一个陷入因违背真理而备受煎熬的国家，请带我走向因此而受难的人们，让我和你们共同希冀违背真理而不受苦难的折磨吧。我将带领你们走向一个全体一致在“康庄大道”上昂首阔步的国家，英国的诸多银行、棉纺织厂以及众多王公贵族的豪宅耸立在康庄大道旁。要知道理想与幸福并济的乐土绝不属于这个国家，它也绝不可能通过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去获得永恒而辉煌的胜利。它只会走向悬崖边和毁灭的深渊——若它不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停止前进的话。大自然只垂青勇敢、真实而正直的人，它只将自己仅有的幸福的乐土与胜利的桂冠授予这些人。我们所说的混沌——即非自然，却只有虚空和毁灭的深渊。2700万人¹的一致向前究竟意义何在？相信他们不是全部世界和所有时代的真理，上帝、自然和整个人类都说他们不是。

“所有这一切有点夸张吧？”一点也不，说来极为奇怪，我的老兄，这全是事实。它比精确无误的标准更为真实。它是浩瀚宇宙最无法忘却的古老源泉，将永远与宇宙同在。然而现在这永恒的自然之真理却被人类遗忘

1.当时英国的人口数。